歷史與空間

蕭條銅雀台

■安立志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是唐代詩人杜牧著名的《赤壁》詩，這首詩也使銅雀台（一名「銅爵台」，古文中「雀」「爵」通用）流傳千古。

銅雀台在哪裡？在史書裡，在漢賦裡，在唐詩、宋詞裡，銅雀台似乎是一個任人想像的虛擬形象。其實，1800年前的銅雀台，就在今邯鄲市臨漳縣城西南十八公里的三台村西。

早春天氣，春寒料峭。從邯鄲市出發，沿京珠（北京至珠海）高速公路南下，出磁縣口，但見阡陌泛綠，村落蕭疏，穿過蜿蜒的鄉間小路，來到京珠高速東側的三台村。這裡原是三國時鄴城舊址。從那時起，鄴城先後成為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都城，作為黃河流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將近四個世紀。

銅雀台的建成，對曹操來說是重要的，也是鄴城歷史的重要起點。建造銅雀台的起因比較奇特：曹操消滅袁氏兄弟後，夜宿鄴城，半夜金光由地而起，隔日掘得銅雀一隻，荀攸言昔舜母夢見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曹操大喜，於是決定建銅雀台於漳水之上，以彰顯其平定四海之功。「（東漢）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台成，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台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台，左邊一座名玉龍台，右邊一座名金鳳台，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

《三國演義》是小說，晉人陸翽的《鄴中記》提供的是史料，「銅爵、金鳳、冰井三台，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為基址。建安十五年，銅爵台成。……金鳳台初名金虎，……冰井台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銅爵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間。冰井台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台崇舉，其高若山雲。」可見，銅雀三台的名稱與小說《三國演義》的說法不同。

銅雀台今日安在哉？在三台村西的凹地裡。寒風蕭索，車少人稀，經歷了千年河水沖刷，銅雀台大半被漳水沖沒，殘留下不到10米的土堆。僅存的金鳳台也不足20米。殘垣頹壁，斷磚碎瓦，千餘平方米的黃土青磚台基，孤寂地靜臥在斜陽蓑草之下。清雍正時的臨漳知縣陳大橋這樣描述眼中的銅雀台舊址：「遠望太行諸峰，西峙如畫，近瞰漳水，滔滔東流，不特曹氏銅雀、冰井，舊跡與波俱湮，即石虎之九華宮，逍遙樓，亦蕩然無存。」（《臨漳縣志》）這證明，那時的三台就已是今天的樣子。看看大門上的匾額，居然是「三台勝境」，不禁悽然！

進了大門，曹孟德的巨型雕像巍然屹立，仍然展示着雄渾與大氣。當年的曹丞相，挾天子，令諸侯，滅呂布，收張繡，戰官渡，定遼東……可歎曹孟德一世梟雄，不禁想到唐人劉庭琦的《銅雀台》詩：「銅台宮觀委灰塵，魏主園林漳水濱。即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全唐詩》卷110）意境淒涼而悠遠。

「三台勝境」門洞兩側有對聯：「登千古高台猶憶魏武雄風建安詩篇；臨六朝都邑似見戎馬爭鋒帝京繁華」，我怎麼就找不到這樣的感覺呢？「古都鄴城，西依太行，北臨漳水，地處平原，為中原之糧倉；是齊魯達西北、中原通幽燕必經之地，為天下之腰膂，河北之襟喉。」這有國務院公佈的「鄴城遺址」、中國古都學會確定的「臨漳 三國故地 六朝古都」的石牌為證。進大門後的第二座建築如同一個鄉村廊廈，兩側棄置着一些說不清年代的無頭斷足的佛像石雕、殘缺石獸。門口兩側隨便扔着兩口碩大的明代浴盆與鐵鐘。似乎只有廊內的楹聯還有點「魏武雄風」：「令諸侯征南戰北創曹魏霸業；聚群英吟詩作賦興建安雄風」。

過了洞清觀和轉軍洞，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鳳台了。沿着高高的台階上去，門面寒酸，宛如莊戶人家，門上有楹聯：「袂聯銅雀曾做得宮苑春夢王霸事業；襟帶漳水自映出豪傑氣象名士節操」，門楣匾額——「金鳳台」。上得台來，不大的院落裡，北側是正殿，門楣上有「天下歸心」四字，出之曹操的《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殿內幾尊神像，並非魏武帝曹操，中間的卻是玉皇大帝。正殿西間的壁畫，介紹的是曹操的生平與銅雀、金鳳、冰井三台的有關情況。東間室內，放置着一些大約從銅雀台遺址出土的石馬、銅爐及一些建築構件等物。

院落西側的廂房，門楣題額為「建安風骨」。門口北側，立了一塊石碑，碑文係北宋王安石的《相州古瓦》詩，描寫的是銅雀瓦硯之事，與建安文學根本沒有關係。廂房牆上的壁畫，介紹了建安七子的生平以及蔡文姬的故事。向東出側門往後走，牆外歪斜着幾尊或男或女的古代石像。正殿後面不遠，有一處與遺址無關的財神廟，遠處不大的土堆大概就是已被漳水沖毀的銅雀台遺址了。正殿房後牆上的宣傳畫，是曹操大宴銅雀台，將軍們比箭奪袍的故事。

小說畢竟是小說，銅雀台落成之時，在史書《三國志》裡，並未比武，確曾賽文。曹操命題作文，幾個兒子提交同題文章，曹植的《登台賦》贏得了曹操的讚賞，其略云：「建高殿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沖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兮，望眾果之滋榮。」漢魏之際，銅雀台確曾發揮了文學沙龍的作用，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之外，當時幾位著名文學家，如王粲、劉楨、陳琳、徐幹、邯鄲淳等，經常聚會銅雀台，或慷慨任氣，或憫時悼亂。曹操也曾在銅雀台接見並宴請用重金從匈奴贖回的蔡文姬，據說蔡文姬曾在銅雀台演奏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

銅雀台建成後，在自然與歷史的長河中，曾經歷五次劫難、兩次大修。五次劫難，有三次是人禍所致，一是西晉永嘉元年（307）汲桑的破城燒宮，二是北周建德六年（577）宇文邕的拆台建寺，三是北周大象二年（580）楊堅的焚宮廢城。作為六朝古都的鄴城與銅雀台，最終毀於後來成為隋文帝的楊堅之手。兩次大修，一是石虎對銅雀台的整修。後趙建武元年（335），石虎在鄴建都後，因避名諱，將「金虎台」改為「金鳳台」，又對本已宏偉豪華的銅雀台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與整修，以致「三台更加崇飾，甚於魏初。」工程竣工兩年後石虎病死，當年因雷擊引發銅雀台大火，「諸門觀閣蕩然，……光焰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晉書》卷107石季龍載記）二是高洋對銅雀台的整修。北齊天保七年（557），高洋抽調30萬民工在鄴城修建三台，「大起宮室及遊豫園」，天保九年八月竣工。「台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井，冰井曰崇光。」（《河朔訪古記》）不滿30歲的高洋，工程完工第二年即因殘暴荒淫而早死。他耗盡府藏，整修三台，窮奢極侈，潑天靡費，從落成之日算起，到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再一次遭毀，僅存19年。

踏遍遺址，沒有看到體現曹操臨終關於賣履分香，登台望陵的介紹，更沒有看到五朝戰亂、漢胡雜處的交代，這些在離此不遠的造價高昂的「鄴城博物館」中得到了體現。銅雀台畢竟不僅僅屬於曹魏，它曾經是中古時代幾個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銅雀台舊址最終毀於漳河水患，而今天的漳河，河床枯涸，雜草叢生，一片蕭條，早已不見了浩大的水勢。當年的豪華帝都，已經成為早春的麥田，農民們在田裡正在灌溉或施肥。唐人聶夷中《早發鄴北經古城》詩云：「微月東南明，雙牛耕古城。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當昔置此城，豈料今日耕。……古人已冥冥，今人又營營。不知馬蹄下，誰家舊台亭。」

■曹操的雕像。 網上圖片

■邯鄲銅雀台。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吳翼民

拔船

如今城市的一大景觀和煩惱便是堵車。十年前大概還沒有估計到今天的情狀，小轎車「嘩啦啦」一下湧進了千家萬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哪家沒有輛把私家車反倒顯得煢煢孑立啦。車多，道路有限，即使不斷拓寬馬路、不斷建造高架立交，依然難敵私家車量的飆升，於是橫豎是一個字：堵。有北京朋友來我這兒小聚，說是寧可來我們這座小城供職、降低身段從「正處」降為「副科」，也要逃離京城之「堵」，在大城市天天被堵得心慌，不啻耗盡了元氣，縮短了壽命，「堵」遂等同於「賭」，分明是「賭青春」、「賭健康」，並且是只輸不贏的「賭」。

聽到看到城市現今的車堵，我不由撫追起了往昔江南城鄉的船堵。船堵也是昔日令人甚是頭疼的事兒呀。

從前辰光，江南城市是沒有什麼汽車的，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才有了公交車，逐步取代了黃包車和三輪車。我故鄉蘇州還曾有過黃包車伕抗議公交車的遊行以及黃包車與公交車較量的趣事。不過像蘇州這樣的水鄉城市，長期流行的交通工具還數船舶。蘇州城裡河道縱橫交錯，內河聯結着外河、運河以至以太湖為主的眾多湖泊，進而聯結着周圍的縣城和小鎮以及江浙一帶諸城鎮，於是客運有輪船、貨運有駁船、旅遊有遊船、擺渡有渡船、農民進出有農船……尤其是農家的農船，簡直是蜂擁蟻聚，——水鄉村落，出門就是河湖港汊，人們交通捨船其何？哪個農家不備上條把農船？後來雖然「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了，農船歸集體所有，依然數量不少；及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水泥船大行其道，又添上了機動掛槳，被比喻為「水鄉金翅膀」，城鄉河道便到處是掛機船「噗噗噗」的連環屁，沿河居民不堪其擾。更不堪其擾的還有幾乎天天發生的堵船事件。

像蘇州無錫這樣的江南城市，城內河道都顯得比較狹窄，蘇州七十餘公里的內河窄處兩船都難以並行；無錫原先「一弓九箭」河道的格局也大抵相仿，這兩座城市的經濟偏生極其繁榮，許多買賣都沿河進行，比方說冬天常熟人進城賣蘿蔔、夏天吳江人進城賣西瓜、一年四季漁民現捕現售魚蝦、農民進城裝糞肥挑垃圾等等皆離不開河道。城市的建築格局也完全相吻合，枕河人家只需在沿河的窗口掛下一隻竹籃，掛到船上，便可進行錢貨交易啦。買賣雙方都講誠信，錢貨交割一清二楚。記得我老家就有幾個長期供貨的進城農家，新鮮的農副產品源源不斷由船運抵。那時節，河道好熱鬧啊，搖櫓聲、撐篙聲、叫賣聲、討價還價聲、還有在河埠洗衣婦人的槌衣聲交匯成一片，好一幅濃郁的水鄉市井風情圖啊！然而往往在一片熱鬧聲中會突然響起一聲驚恐的呼叫：「勿好哉，勿好哉，軋船哉！（堵船）」於是群響畢絕，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軋船」的一隅。

堵船與堵車情勢差不多，一旦兩船軋在一起，每每難分難解，來往的船隻紛紛想奪路而行，就越積越多，形成了「蛇吃黃鱔——活並煞」的局面，於是堵船雙方互相指責，言詞愈來愈激烈，都是心急火燎的腳色，「言不盡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竟然動起粗來。枕河人家開門開窗看熱鬧、河岸橋頭的人越積越多，起哄着、調起口舌加入了堵船雙方的爭執。但這些都於事無補，河裡的船一個勁兒積累，無多片刻，滿河道黑壓壓皆是壅塞之船隻也。這當兒，多半會有地方上一位急公好義的朋友挺身而出，大喝一聲：「吵個魂，趕快拔船！（排檔）」話聲剛落，他便跳到了船上，讓堵船雙方一起配合他齊心協力進行拔船。我老家街坊中就有位這樣的人物，此人係太湖強盜出身的柏興。柏興善於使船，經歷過大風大浪，也曾吃過官司，但只要附近的河道出現堵船，他總會主動出來排解紛擾的。

拔船是冒風險的活兒，弄個不好會傷及自身，也會損壞船隻。但既然屬於義舉便顧不得什麼了。柏興不用竹篙和其他工具，只憑壯實的雙腿和靈活的雙手，在其他人的配合下，會一點一點，一寸一寸把死咬在一起的兩條船隻排解開來，讓它們分道揚鑣，從而暢通了水路。我還曾經見過柏興拔過礱糠船、稻草船、出殯船、迎娶船等難侍候的船隻，甚至跳到河道裡，把咬在一起的兩船分別拔開，真不愧弄潮兒之本色也。

詩意偶拾

■楊百川（美國）

中秋有感

美國鄉間慶中秋
忽聞港澳掛風球
莫愁今宵難窺月
風月中秋幾生修

沙 冰

■星 池

水流過萬千風景
蜿蜒跌宕嘆未停
寒山雪嶺
凜然成冰
夜幕下碎成繁星
灑落杯內
無聲

緩緩堆積的沙冰
經歷了圓缺月明
糖漿放頂
多款造型
水果裝飾了身影
彩色生命
豐盛

亦有可聞

■戴永夏

「物困」之禍

故鄉有座鳳凰山，山上有塊「抱碗石」。該石高可數丈，奇崛兀立。近看，酷似一老人，五官皆具，輪廓分明，身上一絲不掛，唯獨兩臂緊抱着一隻「金碗」（淺黃色的凹形圓石），故名「抱碗石」。陽光照射下，「金碗」閃閃發光，而「老人」卻骨瘦如柴，面容悲感……傳說很久以前，有一老農，終日辛勤勞作，日子過得也殷實。有一次，他在田間刨地時，意外地刨出一隻金碗。他大喜過望，忙扔下農具，興高采烈地把金碗抱回家。從此以後，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隻金碗上，白天怕人看，夜裡怕人偷，放在屋裡怕招賊，埋到地下又怕盜掘。最後乾脆將金碗抱在懷裡，與之形影不離。這樣一來，他終日足不出戶，無心種田，結果田園荒蕪了，莊稼絕產了，他也在糧斷草盡中抱着金碗活活餓死……他死後，就變成這塊大石頭，風雨千萬年，棲身荒山中，只能用其形體語言，來訴說自己的「悲劇人生」……

這傳說儘管離奇荒誕，但卻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飽含警世哲理。生活中確有這樣的人，或為財迷，或被物困，執迷其中，難以自拔。他們在為之癡迷的「愛物」上耗盡了心血，結果卻反被其累，反受其害，憂愁煩惱一世，以至毀了一生。

世界上像農夫一樣為物所困的人固然很多。但能及時覺醒，走出困境，走上光明彼岸的也不乏其人。我聽說過一個「紫砂壺」的故事，就很值得稱道……

有一個老鐵匠，專以賣拴狗鏈子為生。每天，他將鐵鏈擺在門外，自己躺在門裡的躺椅上，一邊聽着收音機，一邊優哉游哉地品着紫砂壺裡的香茶。他每天的收入，正夠喝茶、吃飯的。雖然並不富裕，但他卻過得無憂無慮，有滋有味，好生快活。

一天，一個文物販子路過這裡，偶然看到他身旁的那把紫砂壺——古樸雅致，紫黑如墨，絕非凡品。再仔細看，只見壺嘴處還印着清代製壺名家戴振公的印章，更證明這是件價值連城的「珍寶」。於是他出10萬元的高價要買這把壺。老鐵匠一聽這個數字，大吃一驚。壺雖沒賣，但他心裡再也難以平靜。沒想到這把用了幾十年的普通茶壺，竟會是一件珍寶！從此，這把壺讓他牽腸掛肚，提心吊膽。過去他躺在椅子上，都是隨意把壺放在小桌上。現在又怕碰了又怕摔了，壺放在哪裡都不放心，眼睛時刻不離左右，這讓他很不舒服。特別讓他難以容忍的是，當人們知道他有一把價值連城的茶壺後，便蜂擁而來，有的向他討要其他寶貝，有的向他借錢，還有的半夜三更來敲他的門，攪得他心力俱疲，寢食難安，生活秩序被徹底打亂了……他終於明白，這一切煩惱、恐懼、不安，都來自這把紫砂壺！

當那個文物販子帶着20萬元現金再次登門購壺時，老鐵匠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招來左鄰右舍，當着大家的面舉起斧頭，狠狠地向那把紫砂壺砸去……從此以後，「珍寶」沒有了，再也沒人來打擾他了，他的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他依舊賣他的拴狗鏈子，依舊悠閒地喝茶聽戲，直到102歲那年，他依舊生活得幸福平安，快樂開心……

老鐵匠一斧頭砸碎「珍寶」，這種處理方法也許並不足取。但他那種不為物役、勇於擺脫物困的勇敢精神，卻值得大讚特讚。

人生在世，奮鬥的目標儘管很多，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應是心靈的安寧和生活的幸福。為此，必要的物質財富固不可少，但過多的財富卻會像人身上的贅肉一樣，成為負擔和累贅，從而損害了人們的心靈安寧和生活幸福，因而必須堅決拋棄，遠離其害。農夫死抱着金碗不放，只能餓死山野；而老鐵匠砸碎紫砂壺，生活重歸安寧幸福。這兩個故事，從正反兩方面闡明了擺脫物困的重要。

■網上圖片

當然，在這個物慾橫流、「享樂第一」的喧囂世界，要人們拒絕財富或珍寶恐怕比登天還難，關鍵是要對這些「身外之物」有個正確認識，能對其進行合理支配。比如有人把過多財富用來搞慈善事業，救助貧苦大眾；也有人設立專項基金，把多餘的錢財用來推動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為人類的進步事業作貢獻……這些都是擺脫物困，利國、利民也利己的明智之舉，值得大力提倡。誠如著名散文家林清玄所言：「第一流的人物，不在於擁有多少物、擁有多少情，而在於能不能在舊物裡找到新的啟示、在舊情裡找到新的智慧，進出無礙。萬一不幸我們正在困局裡，那麼想一想：如果我是一隻蛹，即使我的繭是由黃金打造的，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我是一隻蝶，身上色彩繽紛，可以自在地飛翔，那麼即使在野地的花間，也能夠快樂地生活，又哪會在乎小小的繭呢？」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說得更為形象：「鳥翼上繫上黃金，就再也飛不遠了」。是啊，「金繭」再美麗，對蝶蛹也是束縛；黃金再矜貴，繫在鳥翼上也是枷鎖。只有破除「金繭」，拋棄金枷，蝴蝶才能翩翩起舞，鳥兒才能自由飛翔。蝶如是，鳥如是，人又何嘗不如是？